

世界最著名中短篇小说

经典书系

布格—雅加尔

【法】雨果 陈筱卿等 译

气势磅礴的环境描写 鲜明突出的人物塑造

16世纪前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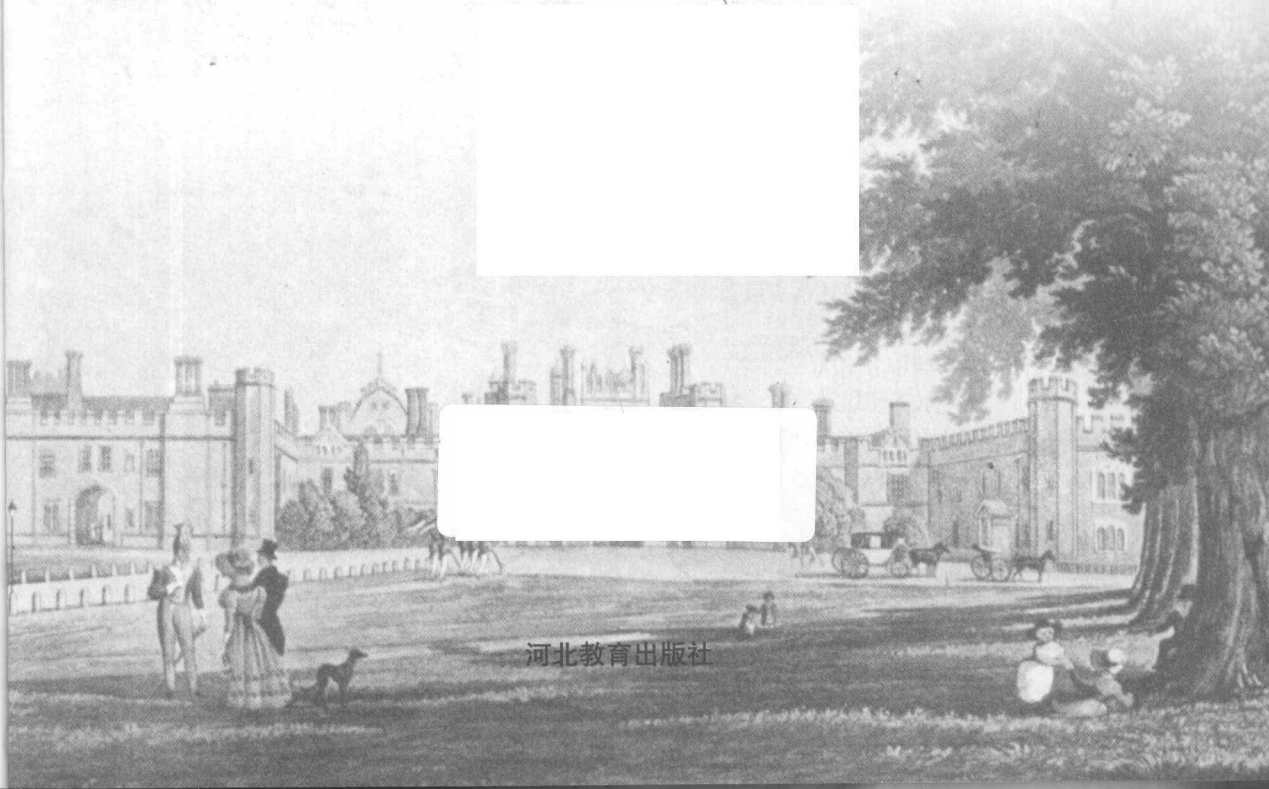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世界最著名中短篇小说经典书系

布格—雅加尔

〔法〕雨果
陈筱卿等译

1/565.44/1148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格-雅加尔/(法)雨果(Hugo,V.)著;陈筱卿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11
(世界最著名中短篇小说经典书系)

ISBN 7-5434-5625-7

I.布… II.①雨… ②陈… III.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IV.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16849号



丛 书 名: 世界最著名中短篇小说经典书系

书 名: 布格-雅加尔

原 著: [法] 雨果

译 者: 陈筱卿等

策 划: 阿卡狄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路殿维 姜 红

装帧设计: **arcadia** 工作室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发 行: 河北麦田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75 × 170mm

印 张: 6.5

印 刷: 石家庄市飞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5625-7/I·910

全套定价: 118.00元 本册定价: 11.80元



轮到莱奥波德·多韦奈的时候，他睁大眼睛，向那帮先生们承认，自己一生中真的没有什么大事值得引起他们注意的。

“不过，上尉，”亨利中尉对他说，“据说您可是见过大世面、阅历甚广的。您难道没有去过安的列斯群岛、非洲和意大利、西班牙吗？……啊，上尉，您的瘸腿狗！”

多韦奈浑身一颤，雪茄也落在地上了。他猛地转身看着营帐口，只见一条大狗一瘸一拐地向他跑过来。

大狗跑上来时踩碎了上尉的雪茄，上尉并没在意。

狗舔舔他的脚，向他摇头摆尾，汪汪地吠着跳着，然后，躺在了他的跟前。上尉激动不已，呼吸急促，本能地用左手抚摩着它，用另一只手解开头盔的帽带，不住地说：“你来啦，拉斯克！你来啦！……”最后，他嚷道：“是谁带你回来的？”

“请原谅，上尉……”

塔代中士已经撩起帐篷帘子有一会儿了。他站在门口，右胳膊藏在军大衣里，眼泪汪汪，静静地观赏这出《奥德赛》^①的结局。最后，他壮着胆子说了这句“请原谅，上尉……”多韦奈抬起头来。

“是你，塔代，你是怎么会……？可怜的狗！我还以为它在英国军营里哩。你

① 古希腊诗人荷马写的史诗，与《伊利亚特》同为两千多年以来欧洲叙事诗的典范。《奥德赛》描写的是希腊英雄俄底修斯献木马计取得特洛亚战争胜利后归国时的海上经历。

是在哪儿遇上它的？”

“感谢上帝！您都看见了，上尉，我高兴得就像您教您的侄少爷变 cornu^① 的词尾时他的高兴劲儿一样……”

“你还是告诉我，是在哪儿遇上它的。”

“我不是遇上它的，而是专门去找它的，上尉。”

上尉站起身来，把手伸向中士；但中士的手藏在军大衣里。上尉根本没有注意。

“是这么回事，上尉，自从这可怜的拉斯克丢了之后，我发现，请您原谅，您若有所失的样子。老实对您说吧，我觉得它没像往常那样跑来分享我的那份军粮的那天晚上，老塔代差点儿像个孩子似的哭出来。不过，感谢上帝，我一辈子只哭过两回：第一回是……那一天……”中士不安地看着他的主人……“第二回就是七团的那个怪上士巴尔塔扎尔想叫我剥一大桶洋葱的那一次。”

“我觉得，塔代，”亨利笑着嚷道，“您并没有告诉我们您第一次是为什么哭的。”

“那想必是，老伙计，你接受法国第一掷弹兵拉图尔·多韦涅^②的拥抱的时候？”上尉一边继续抚摩着狗，一边友爱地说。

“不，上尉，如果说塔代中士会哭的话，那只能是他喝令向布格—雅加尔又叫比埃罗的那人开火的那一天，这一点您是会同意的。”

多韦奈脸上罩上了一层阴云。他疾步走近中士，想同他握手，但尽管这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老塔代仍旧把手藏在军大衣里。

① 拉丁文，意为“角”。

② 法国军官(1743~1800)，被拿破仑授予“共和国第一掷弹兵”之后不久被打死。



“是的，上尉，”塔代倒退几步说，而多韦奈则满目忧伤地凝视着他，“是的，那一次我是哭了。而且，真的，他很值得我为他哭！他的确是个黑人，但火药也是黑的，而且……”

好心的中士真想正经八百地把他那古怪的比拟说完。在这个比较之中，也许有什么东西使他很满意自己的想法，但他想说又说不出。他可以说是像一位将军没攻下一座要塞一样，从各方面对自己的想法进行了多次攻打，但却久攻不下，只好撤出包围，没有去注意在听他叙述的年轻军官的笑容，继续往下说：

“您说，上尉，您还记得那个可怜的黑奴不？他正在他的十位伙伴要被执行之时，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了。确实，不得不把他们都捆起来……是我指挥的。他亲自替他们松绑，代替他们受死，尽管他们都不愿意他这样。但他矢志不移。哦！真是条好汉！坚如直布罗陀^①。后来，知道吗，上尉？他笔挺地站在那儿，像是就要开始行动一样，而他的狗，就是现在在这儿的拉斯克，明白我们要拿他怎样了，便扑向我的喉咙……”

“塔代，平常，”上尉打断他说，“你讲到这个地方时，总要抚摩一下拉斯克的。你看它看你的那个样子。”

“您说得对，”塔代窘迫地说，“这个可怜的拉斯克，它在看着我，不过……昨晚，玛拉格丽达老妈妈对我说，用左手摸狗是要遭难的。”

“那干吗不用右手呢？”多韦奈惊讶地问，随即，他头一回发现塔代的右手藏在军大衣里，而且面色苍白。中士好像更加慌乱不安。

“请原谅，上尉，这是因为……您已经有一条瘸腿狗了，我担心您还得有一

① 原英属殖民地，是位于西班牙南端的军港，防守坚固。

个独臂中士。”

上尉从座位上蹿了起来。

“怎么？什么？你在说什么，我的老塔代？独臂！……让我看看你的胳膊。独臂，上帝！”

多韦奈在发抖；中士慢腾腾地掀开他的大衣，把裹着血帕的胳膊露出来给上司看。

“嗨，上帝！”上尉小心翼翼地微微揭起血帕喃喃地说道，“告诉我，老伙计，到底是怎么啦？”

“哦！事情很简单。我对您说过，自从那帮该死的英国人掠走了您漂亮的狗，这可怜的拉斯克，布格……的狗之后，我就发现您忧伤至极。这就够了。我今天便决心把它找回来，哪怕是丢掉性命也在所不惜，好让晚饭吃得香。因此，我便交代您的勤务兵马特莱好生替您刷干净您的军服，因为明天就要打仗了，然后，我只带了一把军刀，悄悄地溜出军营，穿过树篱，以便早点赶到英国人的营地。我还没到第一道战壕，就看见，请原谅，上尉，在一片小树林里，有一大群红衣兵。我往前去，想看个究竟；由于他们没有注意到我，我便在他们中间发现了拉斯克被拴在一棵树上，而两个英国绅士则像异教徒似的光着上身在你捶我打的，那声音就像是在擂团里的大鼓似的。您知道，这两个英国人是在为争您的狗而在厮打。这时候，拉斯克看见了我，拼命地一挣，绳子便被挣断了，一眨眼的工夫，便到了我的跟前。您一定猜想得到，那帮家伙不会不追上来的。我冲进树林，拉斯克紧随我来。子弹在我耳边嗖嗖地飞过。拉斯克汪汪地叫；不过，幸好，他们没有听见它的叫声，因为他们连声地叫着法国狗，法国狗！好像您的狗不是一只漂亮的圣多明各好狗似的。管它哩，我穿过荆棘丛，正要蹿出来时，两个红衣兵挡在了面



前。我的军刀结果了一个，而另一个无疑也会被我干掉的，如果不是他的枪里装了子弹的话。您看见我的这条右胳膊了……管它哩！法国狗像个老相识似的扑到他的脖子上，那英国人便倒地死了，我向您保证，它搂他搂得真是厉害……这个英国佬像个穷鬼追修道士一样地追我，原来就为了这个目的！最后，塔代回到了营地，拉斯克也回来了。我惟一的遗憾是，仁慈的上帝没有让我明天在战场上失去胳膊……我的话完了。”

老中士想到不是在战斗中挂的彩，脸色阴沉下来。

“塔代！……”上尉生气地嚷道，随即声音又温和地补充说，“你真是疯到家了，怎么为了一条狗而去冒这么大的险？”

“不是为了一条狗，上尉，是为了拉斯克。”

多韦奈的脸色完全平静了。中士继续说道：

“是为了拉斯克，布格……的狗。”

“够了，够了！我的好塔代，”上尉用手捂住眼睛大声说，“好了，”他沉默片刻之后又说，“我来扶你去救护站。”

塔代恭敬地推辞了一番，便照办了。那条狗在他们说话的时候，欢快地把主人的漂亮熊皮啃掉了一半，这时站起身来，跟着他俩出去了。

2

这段故事极大地引起了其他几位快活的讲故事的人的注意和好奇。

莱奥波德·多韦奈是这么一种人，不管自然的命运和社会的变迁把他们放在什么位置上，总是让人产生某种尊敬和兴趣。乍一看，他也许并无任何惊人之处；

他态度冷淡,目光漠然。热带的烈日晒黑了他的脸,但却丝毫没有给他以克里奥尔人^①的那种与常常是满有情趣的大大咧咧相结合的活泼的举止言谈。多韦奈寡言少语,也很少听人说话,总是随时准备行动。他始终是第一个跨上战马,最后一个回到营帐,好像在劳其筋骨,以排忧解难。他的重重心事深刻在他那皱纹早生的额头上,并不是说出来就能减轻的,也不是闲聊时他人可以排解得了的。戎马倥偬并没能拖垮莱奥波德·多韦奈的身体,但似乎却使他在我们所说的思想斗争中承受着难以忍受的煎熬。他躲避谈话,正如他寻机打仗一样。如果他有时候不得已参加了讨论,他也只是说上两三句寓意深刻、意简言赅的话语,然后,在说服了对方的时候,便打住话头说:“这又有什么用呢?”便走去问指挥官在等着开火或进攻的时候,有什么事可让他做的。

同伴们谅解他的冷淡、矜持和缄默的态度,因为他们总是觉得他正直、宽厚、可亲。他曾冒着生命危险救过他们中好几个人的命,而且大家都知道,如果说他的嘴很少张开,那他的钱袋至少是从不系紧的。军中的人都喜欢他,对他有点肃然起敬,也有所谅解。

不过,他很年轻。大家都说他有三十岁,其实他离着还远哩。尽管他在共和国的队伍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无人知晓他的经历。除了拉斯克而外,使他多少表示点亲近的惟一的一个人就是老中士好塔代。后者是同他一道入伍的,没有离开过他。塔代有时候含含糊糊地提到点儿他过去的情况。于是,大家知道多韦奈在美洲遭遇过很大的不幸;知道他在圣多明各结婚之后,在标志着革命输入该殖民地的那几次大屠杀中,丧失了妻子和家人。在我们的故事发生的那个年代,这类不幸

① 安的列斯群岛等地的白种人后裔。其语言称之为克里奥尔语,是一种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本地语的混合语。





是屡见不鲜的,所以对这类的不幸就形成了一种人人关心、人人有份的普遍怜悯。因此,大家对多韦奈上尉的同情并不是因为他所遭受的不幸,而是对他忍受痛苦的方式深表同情。因为,的确,大家从他那冷峻漠然的态度里,有时可以看出他内心深处那无法治愈的伤口在颤动。

一旦打起仗来,他的额头便好像舒展开来。战斗中他表现得英勇不屈,似乎像是在拼命要成为将军,但打胜之后却又非常谦逊,仿佛只想当个普通一兵。伙伴们见他对荣誉地位如此不屑,不明白他战斗之前为何像是在希望得到点什么,也根本猜不到多韦奈对战争所抱的惟一愿望就是一死了之。

派驻军队的人民代表们,有一天在战场上任命他为旅长,他拒绝了,因为离开了连队,就必须离开塔代中士。几天之后,他主动请缨,带队进行一次危险的远征,但出乎大家及其本人的意料,他竟安然归来了。这时,大家才听见他在懊恼,不该拒绝升迁。他说,“因为,既然敌人的炮火总也打不着我,而专门对付所有升迁的人的断头台也许本会要我的命的。”



就是他出了帐篷之后,大家开始谈论的那个人。

“我敢打赌,”亨利一边嚷道,一边在擦拭他的红皮靴,因为狗走出去时在上面踩了一块大泥印,“我敢打赌,就是把有一天在将军的运粮车上看到的那十筐马德拉葡萄酒给上尉,他也不愿意他的狗断了那个爪子的。”

“嘘,嘘,”副官帕沙尔快活地说,“这可是赔本的买卖。那些筐子现在全空了,这我可是知道点的,而且,”他一本正经地补充道,“三十只空瓶子肯定

不值那可怜的狗的爪子的，这一点您会同意的，中尉，那爪子不管怎么说还可以做一个门铃把儿的。”

副官说这番话时的那种严肃口气引得大家伙儿一阵哄笑。只有巴斯克的那位年轻的轻骑兵军官阿尔弗雷德没有笑，而是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先生们，我看不出刚刚发生的事情有什么可笑的地方。我觉得自从我认识多韦奈以来，我就看见一直跟随他左右的那条狗和那位中士，是颇令人寻味的。最后，那情景……”

阿尔弗雷德的不悦和其他人的开心的笑使帕沙尔很不高兴，他打断阿尔弗雷德说：

“那情景很感人。怎么着！一条狗找回来了，而一个人的一条胳膊断了！”

“帕沙尔上尉，您错了，”亨利把刚喝完酒的空瓶扔出营帐外说，“那个又叫比埃罗的布格特别引起我的好奇。”

帕沙尔正待发作，一见他那自以为已经空了的酒杯是满的，便消了火气。多韦奈回来了，他走向自己的座位坐下，一句话也没说。他若有所思的样子，但脸色更加平静。他好像陷入沉思，对自己周围的一切话语全都没有听见。随他而来的拉斯克，躺在他的跟前，神色不安地看着他。

“您的酒，多韦奈上尉。您尝点这个。”

“哦！感谢上帝，”上尉还以为是在回答帕沙尔的问题，“伤势并不严重，胳膊没断。”

上尉使他的战友们不由自主的那种尊敬就足以使得想要笑出声来的亨利给憋了回去。

“既然您已经不再那么替塔代担忧了，而且我们已经讲好各人叙述一段自己的经历以消磨这军营之夜，我希望，亲爱的朋友，您能信守诺言，跟我们说说您的瘸腿

狗和布格……的故事。我不知道他叫布格什么,但绰号叫比埃罗,就是那个真正的直布罗陀!”

对于这个半真半假的问题,要是其他人没有跟着中尉一起要求的话,多韦奈是不会回答的。

他终于对大家的请求作出了让步。

“我就满足你们吧,先生们。不过,这只不过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故事,我在其中只扮演了一个次要的角色。如果塔代、拉斯克和我之间的亲密关系使你们指望听到什么奇闻,我可告诉你们,那可就错了。我开始说吧。”

于是,大家静静地听了起来。帕沙尔把水壶里的烧酒一饮而尽;亨利裹紧被啃了一半的熊皮,以抵御夜晚的寒气;阿尔弗雷德哼完了《围猎者》^①这支加利西亚^②曲子。

多韦奈沉思片刻,仿佛在把久已被其他事湮没了的事情回忆起来。最后,他开始说了,慢慢地,几乎声音极低地,而且还常常有所停顿。



我虽然生在法国,但很早就被送到圣多明各我的一位叔叔家里。他是个很富有的殖民者,我将要娶他的女儿。

我叔叔的庄园在加利费要塞附近,他的种植园占了阿居尔平原的绝大部分。

① 原为西班牙文。

② 西班牙西北部的地区名。

这个倒霉的地理位置细细描写起来你们想必不会感到兴趣,但却是所有灾祸和我家破人亡的首要原因之一。

有八百名黑奴在我叔叔的巨大庄园里干活儿。我得向你们说实话,这些奴隶处境本来就很悲惨,再加上他们的主人的冷酷无情,就更加苦不堪言了。我叔叔就是那些长期习惯于横行霸道而心狠手辣的种植园主——幸好他们人数极其有限——中的一个。他已习惯于让人看他眼色行事,一个奴隶只要稍有怠慢,必然遭致最严酷的惩罚,而他的孩子们的求情往往更使他怒气冲天。因此,我们经常只好暗中减轻我们无法阻止的灾难。

“怎么,说得倒是很动听!”亨利凑近旁边的人悄悄地说,“哼,我希望上尉谈到这些黑人的不幸时,别忘了说几句有关人道等方面的问题。至少在马西亚克俱乐部^①这样是不行的。”

“谢谢您使我免得出洋相,亨利。”听见了他说的话的多韦奈冷冰冰地说。

他继续往下讲着:

在所有的奴隶中,只有一个人得到我叔叔的恩宠。他是一个西班牙侏儒,是“格里夫”^②混血儿,是牙买加总督埃芬厄姆勋爵像送一只卷尾猴似的送给我叔叔的。我叔叔在巴西住过多年,染上了葡萄牙人奢侈的习惯,喜欢家里有一种与他的财富相匹配的排场。许多的奴隶被训练得像欧洲的仆人似的,给他家营造出一种贵族气派。为了达到完美无缺,他把埃芬厄姆勋爵送的奴隶

① 亨利中尉所说的这个俱乐部是一个“同情黑奴”俱乐部,于大革命之初在巴黎成立,当时在各殖民地爆发的起义大部分是由该俱乐部引起的。

② 据莫罗·德·圣梅利的解释,根据混血儿的不同肤色,分成许多种属,由黑肤色到白肤色分为九个组。混血儿继续同白人结合,可以达到同白人难以分辨的程度。“格里夫”是第三次结合的结果。



弄成小丑,以效仿宫廷中养着一群弄臣的往日的王侯们。应该说,这个人选选得不错。“格里夫”阿比布拉(这就是那小丑的名字)是那种体形极怪的人,他们要是不让人发笑的话,简直就像是一些怪物。阿比布拉这个侏儒相貌丑陋,又矮又胖,腆着肚子,两条细麻秆腿倒腾得非常之快,坐下来时,则把腿收回身下,宛如蜘蛛腿一般。他的脑袋极大,重重地压在肩头,一头红棕色卷发,像羊毛卷似的。两只耳朵又宽又阔。他的伙伴们常说,阿比布拉哭的时候,可以用耳朵去擦眼泪了。他的面孔始终是一副怪相,从来没有重样过,这种面部的多变至少使他那张丑脸有了千变万幻的长处。我叔叔就是因为他那罕见的畸形及其始终如一的欢快而十分喜欢他。阿比布拉是他的宠儿。当其他奴隶在累死累活的时候,阿比布拉则只是站在主人身后,摇动极乐鸟羽的扇子,驱赶蚊子和小飞虫。我叔叔让他在他跟前的一张苇席上吃饭,总是把自己剩下的佳肴赏给他吃。因此,阿比布拉对这么多的恩宠感激涕零。他只是利用自己弄臣的特权,利用自己什么都可以说、都可以做的权利来装傻卖乖,来让主人开心。我叔叔只要稍有表示,他便像猴子一般灵巧、像狗一样驯服地跑上前来。

我不喜欢这个奴隶。他那卑躬屈膝的样子有点过于卑贱。如果说为人奴隶并不丢人的话,那么奴颜卑膝却是卑鄙可耻的。我对那些可怜的黑奴由衷地感到同情,他们几乎赤身裸体、戴着铁链在整天整日地干活;可这个丑八怪,这个无所事事的奴隶,穿着一身镶着饰带、缀满铃铛的衣服,却只能引起我的鄙夷不屑。而且,这个侏儒并不利用因其卑贱而从大家共同主人那儿换来的信任为奴隶们说话办事。他从未为他们向随意惩罚人的主人求过一次情,甚至有一天,他自以为是单独同我叔叔在一起的时候,有人听见他在请求我叔叔加重处罚他的那些不幸的伙伴。其他奴隶本该怀疑和嫉妒地看待他,可好像并不仇恨他。他使他们对他产生一种与敌意毫不相像的敬畏心情。当他戴着

缀着铃铛、用红墨水画了些古怪的画像的又大又尖的帽子走过他们的茅屋的时候，他们相互间便悄悄地说：“他是个奥比！”^①

先生们，我此刻所说的这些详情引起了你们的注意，但我当时却没太留意。我只是全身心地沉浸在一种似乎什么也掺杂不进的爱的激情之中，这种爱只有自小便属于我的女人能感受和分享，因此，我的眼里只有玛丽，对其他一切漠然置之。我自幼年起便习惯于把可说是我的姐妹的那个女子视为我的未来的妻子，所以我俩之间已经形成一种谁也不明白是什么性质的柔情，如果我说我们的爱情是一种兄妹间的忠诚、炽烈的激情和夫妻的信赖的混合物的话。很少有人童年像我这么幸福的；很少有人感到自己的心灵在一片美好的天空之下，沐浴在幸福生活之中，沉浸在对现时感到幸福、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温馨和谐之中。我一生下来，几乎就处于富有阔绰的环境之中，享有在一个地方光凭肤色就足以享有的地位特权，成天陪着我一心一意爱着的心上人，享受着父母亲们并不阻挠反而怂恿的爱情，而这一切又是在处于一种热血沸腾的年纪，在一个永无冬日、大自然美不胜收的国度里。这些都足以使我盲目地相信我的幸福星宿，使我有权利说，很少有人童年比我更加幸福的。上尉停顿片刻，仿佛这些幸福的回忆使他无法一气说完似的。然后，他以一种极其忧伤的语调继续说道：

“说真的，我现在又有权利说，谁也不会像我后来那么悲惨的了。”

他仿佛从不幸的感情之中汲取了力量，以一种坚定的口气继续说下去。

^① 奥比为土语，意为“巫师”。



在这些幻想和盲目的希望之中,我满二十岁了。确切些说,应是1791年8月才满。我叔叔选了这个时候为我和玛丽完婚。你们不难理解,一想到幸福就在眼前,我全身每个毛孔都渗着欢乐,而对于这一时期殖民地喧嚣了两年之久的那些政治争论我则记忆模糊得很。因此,我就不跟你们谈佩尼埃伯爵、布朗歇兰德先生,也不谈那个死得很惨的不幸的莫迪上校了。我也不给你们描绘北方的“省”议会和后来因觉得“殖民地”一词有奴役的色彩而改称“总”议会的那个“殖民地”议会间的争斗了。这些不幸当时搅乱了每个人的思想。而今,除了其所带来的灾难而外,不再引起大家的兴趣了。对于我来说,在这种分裂海角^①和太子港^②的相互猜忌之中,假如我有看法的话,那必然是倾向海角的,因为我们住在其领土上,而且我也必然支持省议会,因为我叔叔是省议会议员。

只有一次,我稍许积极地参加了对当时事情的争论。那是宣布1791年5月15日那个不幸法令的那一天。根据该法令,法国国民议会允许有色自由民同白人享有同等权利。在总督在海角城举行的一场舞会上,好几个年轻的殖民者慷慨激昂地在谈论这条法令,因为它极其残酷地伤害了白人的也许是颇有道理的自尊心。我还没参加到他们的谈话中去,就见白人不愿与之为一个富有的种植园主走近我们,此人的肤色模棱两可,令人怀疑他的出身。我

① 圣多明各岛北部一城市名,现属海地共和国,名为海地角。

② 圣多明各岛南部一城市名,现为海地的首都。

立即向此人迎上去大声地说：“走开，先生，这儿正在谈论的事对您很不合适，因为您血管里有‘混血’。”这是对他的极大侮辱，他火了，要跟我决斗。我俩都受了伤。我承认，我不该向他挑衅，不过，光是所谓的“种族偏见”可能并不足以使我这样的。一段时间以来，此人竟敢盯着我堂妹，在我出其不意地侮辱他之前，他刚同她跳过舞。

不管怎么说，我陶醉忘怀地看着我将占有玛丽的日子在靠近，而对弄得我身边所有的人晕头转向的那始终在高涨的争论则漠不关心。我的眼睛只盯着我那日近一日的幸福，没有发现那可怕的阴云已经笼罩了我们政治视野的几乎所有角落，一旦爆发，将使所有的人全都完蛋。其实，连最警觉的人当时也没有真正想到奴隶们会起义，因为大家对奴隶阶级太蔑视了，所以不怕他们；不过，在白人和自由的黑白混血儿之间，有着一一种较深的仇恨，以致这座长期压抑的火山，一旦爆发，必把整个殖民地弄个地覆天翻。

在我热切盼望的那个8月的最初几天里，一件怪事搅乱了我平静的希望。



我叔叔在流经其种植园的一条漂亮的小河边让人用树枝搭建了一个小亭子，置身于一片茂密的树木之中。玛丽每天都来此让习习海风沐浴。在圣多明各，一年中最炎热的月份中，那海风从早到晚，经常地吹来，其凉爽程度依据当日的温度高低而变化。

而我则每天早晨用我所能采摘到的最美丽的鲜花来装点这隐蔽之所。

有一天，玛丽非常害怕地向我跑来。她像平日那样走进她那绿色凉亭，又惊又